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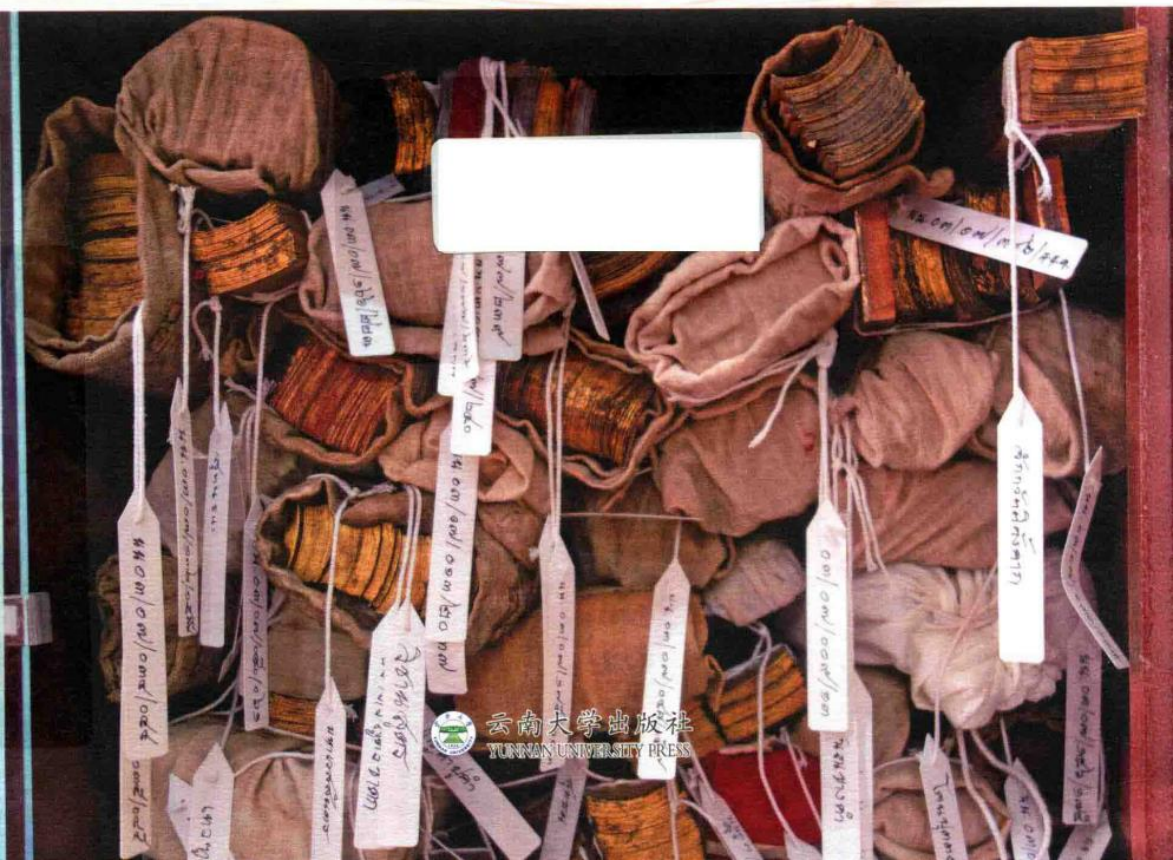
ဝဋ္ဋာလင်္ကျီပလဲလဲ

贝叶文化

与区域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中国—东南亚、南亚的认知与实践

Palm-leaf Culture & 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周娅 郭山 © 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叶文化与区域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国—东南亚、南亚的认知与实践 / 周娅, 郭山主编.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22

ISBN 978-7-5482-3944-4

I. ①贝… II. ①周… ②郭… III. ①傣族—民族文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国②民族文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东南亚③民族文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南亚 IV. ①K285.3②K330.03③K3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4853号

策划编辑：张丽华

责任编辑：张丽华

封面设计：任微

ဝဋ်လှေမိုးငွေလံး

贝叶文化

与区域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中国—东南亚、南亚的认知与实践

BEIYE WENHUA YU QUYU WENHUA YICHAN CHUANCHENG BAOHU:
ZHONGGUO—DONGNANYA NANYA DE RENZHI YU SHIJIAN

周娅 郭山◎主编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装：昆明理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3.75

插页：4页

字数：590千

版次：2022年8月第1版

印次：202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82-3944-4

定价：96.00元

地址：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65033244 65031071

网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871-64167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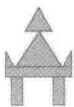
前言

过去一百多年，人类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席卷全球。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科技风暴席卷全球，推进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面对社会加速变迁的“大时代”，“文化折叠”现象频发——世界上很多角落和族群的人们历经诸多“小时代”才累积形成的文化体系，在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浪潮冲击下，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乃至消亡！“文化折叠”现象频发，也导致了文化形态迅速遗产化的并发症——它们正默然地淡出当地人鲜活的社会系统，从原先的社会结构中迅速边缘化甚至脱出，成为一种遥远的集体记忆、一种文化的“遗存”，或者一种族群文化认同的熟悉而又陌生的象征。

在这个科技裹挟一切的大时代，人类群体正汲汲于对宇宙外太空的“向外探寻”。然而，对于人类本身来说，随着全球范围内地缘边界的模糊，不同地方、地域的不同文化、文明的碰撞、挤压与融合，人类应如何“向内探索”，让世界不同地方、地域、国家的人类群体成为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而无关其区域、种族、族群、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成为人类社会在 21 世纪亟需共同应对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人类不仅要能学习、尊重和适应当下“共时性”的你、我、他者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价值观差异），实现相互学习、整合和转化、融合，以便共同应对当下人类面临的资源短缺、气候恶化、生化危机、核武器威胁，避免冲突和战争；而且要有历史眼光，在“历时性”的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汲取先人们的智慧，并立足当下，实现一种转化和整合，形成跨越国家或地缘边界、跨越种族或宗教信仰、跨越时空或价值观差异的“更高层级和形态的人类共同体文化”，以共同应对未来人类面对自然、人类社会、非人类社会和宇宙的种种问题，引导人类文明的未来。

华裔美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曾言：“在历史的过程中，最短的是个人，其次是政治，更长一点的是经济，然后是社会，更长的是文化，而最长的是自然……现代人类要有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未见……”

许先生的这一人文主义理念是弥足珍贵的，尤其在当今这个人类以科技主义壮大一切的时代。虽然人文主义并不能解决现今大量的现实问题，但它仍是人类社会



继续前行中的精神依托和乡愁复归之所。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在全球范围内践行的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记录、传承和保护，正是人类社会对其历史发展中珍贵的人文遗产的系统性“识遗”和“拾遗”。在此过程中，不仅各种有形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得到了识别与保护，那些蕴含着人类集体记忆、文化认同与文化基因的无形的人类文化遗产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珍视。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遗产的价值超越了时间、地域和国家等狭隘界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遗产。

然而，和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幸运儿”们相比，全球范围内还存在着巨量的自然与文化财富，值得人类共同珍视。其中的文化财富由于相较自然资源来说，其形成、发展、成熟和消亡的“生命”历程相对较短，尤其是那些已呈现出濒危性的文化遗产，一旦消亡，便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理念与实践的损失。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更需要引起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的重视。

中国于2019年成为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总体上看，除中国本土自然与文化资源之外，中国仍有不少与周边区域国家共同享有的世界级的区域性文化遗产值得进一步地发掘和整理，甚或今后可共同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这就需要对我国边疆省份及其联通的周边的东北亚、东亚、东南亚、中亚等相关区域的共享文化资源投入更多的关注，从而更大限度、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丰富和提升中国与周边区域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实践。

本文集聚焦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的若干少数民族地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共有共享的“贝叶经和贝叶文化”这一重要区域人文遗产资源的传承与保护，希望通过文集收录的相关研究成果，促进该区域国家间在该领域及其他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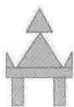
中国的云南省与西藏自治区的边疆地区地处中华文化圈与东南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的交汇之地，在“文化的地缘边界”上有“跨界”性，属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的断层线”。亨氏认为，在这条断层线上尤其容易出现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从而相当不稳定；但换个角度看，它们不也正是“文明的联结区点”吗？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流、交融，这里的人们习惯于相互学习、相互尊重、互相包容，从而形成一种跨越主权国家边界，超越种族、族群和宗教信仰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区域性文化生态。由于西藏受特殊地理环境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说，云南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地缘通达性较其更有优势，因此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陆路门户和通道中心。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多元的族群生态和人类文化形态以及众多独特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景观。无论是澄江化石遗址、南方喀斯特地貌石林或“三江并流”，还是“丽江古城”“东巴文古籍文献”“红河哈尼梯田”，它们都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世界遗产。然而，云南境内除了本土资源外，还存在着跨国乃至跨区域的珍稀文化遗产资源。其中，贝叶经及贝叶文化，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例——跨越时空和国家边界的人类区域性共同文化遗产。

贝叶经和贝叶文化是中国、东南亚、南亚区域的重要文化遗产。它承载了该区域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明及其成文经典，反映了佛教在上述区域的传播及其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人类区域文明史。大量的贝叶经和巨量的相关纸质抄本中记载了博大精深的佛教经典和哲学、天文学、医药学、文学、语言学等内容，乃至书面的或口传的历史和地方知识。这些珍贵的文献典籍曾经在历史上记录和见证了该区域人们生产、生活和劳动等物质财富创造的过程，并以文献的形式记录和保存了人们的思想与文化等精神财富，千百年来逐渐累积形成卷帙浩繁的该区域内若干族群群体的共有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是现居于该区域的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和中国西南地区的诸多族群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创造积累的文化财富。它在历史上长期而持续地对该区域的上亿人口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历史影响，至今仍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故而是该区域社群共同享有的珍贵文化财富，也是人类历史杰出而罕有的跨越千年留存至今的宝贵文化遗产。

然而，近几十年来，这些凝结区域社群智慧的典籍正面临日益显著的遗产化现象——大量散落于民间的文献没有被很好地收藏和保护，不少贝叶经和纸质古籍被损毁或散佚，其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也日益降低，濒危性日益加剧。更严重的是，熟悉和掌握贝叶经刻写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人数少、年龄大，真正愿意学习和持续实践贝叶经刻写制作或纸质经本抄写的年轻人寥寥无几。这项曾经对该地区社会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和影响的技艺及其物质载体，正与当地的社会生活脱离，走向边缘化，难以实现技艺的代际传承。新抄刻的经本文献数量赶不上原有经本文献的自然或人为损毁速度，其总藏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少。诚然，在上述区域的局部地区（如泰国清迈、缅甸景栋、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地），贝叶经的抄写制作仍被当作一项神圣的地方文化传统而得以继承和保存下来，然而，在更多地方，历史上曾经神圣而鲜活的贝叶文化已经迅速遗产化。我的老朋友，德国帕绍大学 Harald Hundius 教授的博士生，英国人 David Wharton 博士，一位跑遍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多个国家，实地考察、研究和实践贝叶经保存和保护的数字技术专家曾感叹道：“我们必须认识到，（贝叶经和纸质）手稿是当地丰富的无形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种文化消失的速度甚至比手稿本身还要快！”

上述贝叶经和贝叶文化迅速遗产化的现象，在中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现象和问题即是本文集论题的客观现实依据。贝叶经和贝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区域部分国家需要协同保护的重要区域文化遗产，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和保护实践。

基于推动对中国—南亚、东南亚贝叶经和相关纸质经典的持续保护及研究的初衷，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于2018年年底在与泰国清迈大学、清迈皇家大学相关机构的合作协议中提出了出版这部文集的想法。2019年11月，我们与上述高校和机构合作，顺利地在云南大学举办了“中国—东南亚、南亚贝叶经与贝叶文化



传承与保护国际研讨会”，并于2020年3月间基本完成了书稿的组稿和翻译工作。

在本文集中，我们对中国—东南亚、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对贝叶经和贝叶文化的现状、遗产价值的基本认知，以及对其进行传承与保护的方法和具体实践、经验等内容进行了交流及探讨，并对未来区域内各国、各地方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提出了一些建议，作了展望。受篇幅所限，此次结集出版无法把所有的参会论文全部收录其中，但我们仍希望读者可以从这本文集有限的研究面向和成果中获得信息和启发。

此次论文翻译工作除一两篇由英语专业的老师翻译完成外，其余均由毕业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发展研究院等学院的社会学、宗教学专业的硕士或在读硕士研究生翻译。虽本着锻炼学生、让他们多参与专业研究工作，提升专业技能的初衷，但因学生以及编者受水平、学识所限，中英文稿件翻译质量仍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此希望能获得读者和专家的谅解和批评指正。

最后，本文集名为“贝叶文化与区域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是基于贝叶经与贝叶文化诸面向正在区域内各国不同程度地加速遗产化的客观现状。在我们呼吁和推动贝叶文化的区域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的背后，我们更想表达或呈现的，是中国、东南亚、南亚区域内自“轴心时代”以来，数千年存续至今的鲜活的贝叶文化习俗和传统，以及那背后人类的先人面对自然、社会和宇宙的认知与实践经验、思想和智慧的光芒！

编者

2020年3月，昆明



“中国—东南亚、
南亚贝叶文化传承与保护”国际研讨会期间
“老挝贝叶经数字图书馆”项目负责人 David
Wharton 博士讲座现场，
2019年（摄影 刘艳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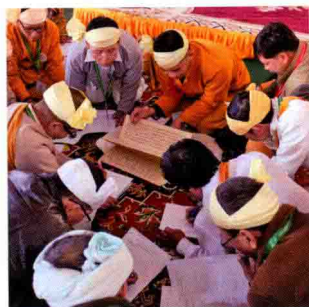
2019年云南大学“东
南亚—南亚贝叶文化传承
与保护”创新团队在泰
调研（摄影【泰】Direk
Inj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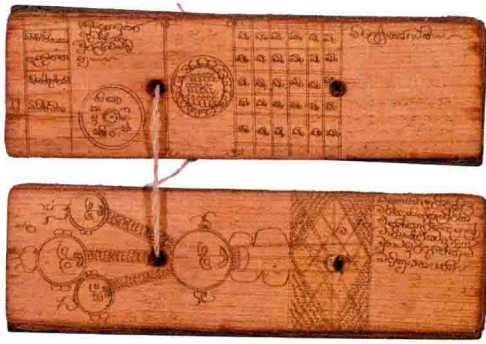
2021年西双版纳州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布朗山曼兴龙（佛寺）进行古籍普查（摄影 玉罕为）



老挝保存完好的贝叶经及藏经柜（摄影【英】David Wharton）



缅甸掸邦文化精英在Lik Loung国际研讨会手稿分类工作坊中，2015年（摄影【英】David Wharton）



斯里兰卡僧伽罗文贝叶经（【斯】
Premakumara de Silva 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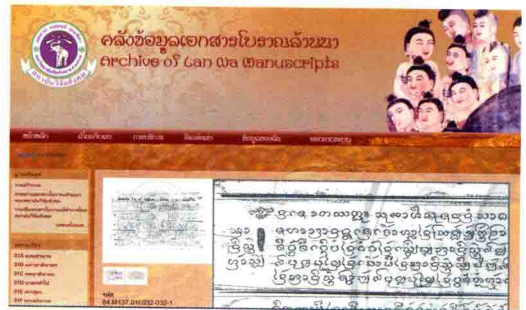
泰国北部的兰纳文贝叶经及其刻写和装帧
器物（中间绿色贝叶刻写的为现代泰文）（摄
影 都坎章拉）



泰国楠府文化精英收藏的贝叶经（摄影 周娅）



泰北贝叶经数字图书馆项目网页（【德】
Harald Hundius 供稿）



清迈大学兰纳手稿网络档案馆网页（都坎章
拉 供稿）



在中国发现后被带到老挝的 19 世纪中叶的抄本页面及豆芽文字体（摄影【英】David Wharton）



西双版纳贝叶经保护传承实践者在贝叶文化展览活动现场（摄影 玉罕为）



泰国帕府 Wat Songmen 佛寺内的藏经柜及其可二维码检索信息的贝叶经及抄本（摄影 周娅）



西双版纳小和尚学习刻写贝叶经（周寒丽 供稿）



泰国清迈皇家大学组织学生志愿者参与当地贝叶经保护整理（摄影【泰】Direk Injan）



中国德宏五云寺的贺路照看佛寺藏经柜内的抄本，2019年（摄影 周娅）

中国德宏的长体傣文（豆芽文）抄本（摄影 张云）

中国文化与旅游部非遗司领导在西双版纳贝叶文化传习中心调研，2019年（摄影 张玲）



中—泰贝叶文化传承保护研究团队在泰国清迈皇家大学举办工作会议后合影，2019年（摄影 张海）



中国—东南亚、南亚贝叶文化传承与保护国际研讨会参会代表合照（摄影 武有福）

目 录

掌握以贝叶经为基础的仪式知识

- 对斯里兰卡贝叶经传统的概述····· Premakumara de Silva 01

- 对傣泰族群佛教手稿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的一些考察····· David Wharton 08

贝叶经与西双版纳傣族的赋

- 基于 M 村的田野调查····· 郭 山 14

- 傣文巴利语释读问题及建议····· 戴红亮 20

珍贵的区域文化遗产

- 贝叶经与贝叶文化：来自中国的传承与保护实践及认知····· 周 娅 28

贝叶经和纸质抄本对旅游业资料的贡献

- 以清迈府市区的清曼寺为例····· Direk Injan 38

- 傣泰民族佛教文学的跨界交流····· 刀承华 45

- 傣族贝叶文化世俗经典中的诗歌修辞研究····· 刀金平 54

- 中国贝叶经传承与保护概况····· 张振伟 66

- 傣文贝叶经《佛祖巡游记》音译词的规范化····· 保明所 71

- 西双版纳傣文古籍翻译整理初探····· 陆云东 79

让贝叶文里的文字活起来

- 德宏傣文古籍抢救保护翻译整理与开发利用····· 张 云 84

- 云南南部傣泐贝叶经的复兴、传播与发展····· Apiradee Techasiriwan 93

- 西双版纳南传上座部佛教傣文经典传承与发展现状研究····· 康南山 99

- 贝叶经在斯里兰卡佛教文化中的传承····· Wimal Hewamanage 108

傣民族医药古籍与师承教育模式探析

- 以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为例····· 玉喃哈 115

- DREAMSEA 项目概况及其抢救濒危手稿的经验介绍····· 周寒丽 121

- 经典傣文的名称和使用分布初探····· 岩坎章拉 126



巴利语系贝叶文化典籍的保存、保护与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籍保护中心为例…………… 岩温宰香 玉罕为 132

西双版纳傣族贝叶文化载体

——贝叶棕现存情况调查…………… 玉楠叫 138

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典籍中的“跋”主题故事及其阐释…………… 田玉玲 143

贝叶文化传承的村寨支持模式探寻

——基于西双版纳州三个傣族村寨的调研…………… 玉万叫 王明姣 150

贝叶经籍文化交流是德宏沿边开放先行先试的重要路径

…………… 李茂琳 熊甜芳 蒋潞杨 157

中国—东南亚、南亚贝叶文化传承与保护国际研讨会综述…………… 韩 帅 162

会议总结及闭幕致辞…………… 周 娅 168

Explorations of Lao Manuscript Culture: The Case of the Vat Maha That

Collection …………… Volker Grabowsky Khamvone Boulyaphonh 171

Palm-Leaf Manuscripts and the Dai People's Dan in Xishuangbanna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in M Village …………… Guo Shan 198

The Study on Palm-Leaf and Sa Paper Manuscripts to Support the

Information for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Chiang Man Temple,

Muang District, Chiang Mai …………… Direk Injan 206

Precious Re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Palm-Leaf Scriptures and Palm-Leaf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Practice and Cognition from China …………… Zhou Ya 216

A Study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ai Scriptures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Xishuangbanna …………… Kang Nanshan 231

Heritage of Palm-Leaf in Sri Lankan Buddhist Culture …… Wimal Hewamanage 244

The Revival,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i Lü Papsa

Manuscripts in Southern Yunnan …………… Apiradee Techasiriwan 253

Let the Words of Palm-Leaf Living

—Rescue, Protection, Translation, Arrangem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Dai Books …………… Zhang Yun 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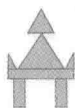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Names and Distribution of Tai Tham

…………… Yankan Zhangla 276

The DREAMSEA Project, an Overview: Critical Work in the Preservation of

Endangered Southeast Asian Manuscript Cultures …………… Zhou Hanli 284

Buddhism and Sexology Literature: The Observances from Thai Palm Scripts	Aphilak Kasempholkoon	291
<i>Kāra</i>ked: The Overlooked Siamese Dance-Drama Play Manuscripts	Sutheera Satayaphan	300
An Analysis of Ancient Books of Dai Medicine and the Education Mode of Teach-Inheritance —A Case Study of Dai Medical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of West Yunnan	Yu Nanha	317
The Village-Based Preserve-Support Model for the Dai Palm-Leaf Culture —The Study of Three Dai Villages in Xishuangbanna	Yu Wanjiao Wang Mingjiao	326
Possession of Palm-Leaf Based Ritual Knowledge: An Overview of Palm-Leaf Manuscript Traditions in Sri Lanka	Premakumara de Silva	335
Some Observation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ai Buddhist Manuscript Cultures	David Wharton	345
An Over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Inheritance & Protection of Palm-Leaf Culture i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Han Shuai	353
Conference Summary and Closing Speech	Zhou Ya	361
后 记		365



掌握以贝叶经为基础的仪式知识

——对斯里兰卡贝叶经传统的概述

Premakumara de Silva^①文 刘艳雪^②译

导 言

在斯里兰卡岛屿上，悠久的土著社区习俗和传统知识在最早的时候是通过口头传统保存的，再者是碑文（sellipi）或石刻。早在公元前 2 世纪，僧伽罗人就有了书面文字，并且有刻写这一书面文字的铭文。当笔者提及“题刻”时，其意思为在石头上刻写文字。贝叶经在传统上被用来记录传统知识以及用于认知古代社会如何利用这些知识，包括传统医学、仪式、宗教、文化、本土技术、健康传统等。斯里兰卡和南亚大部分国家或地区拥有广泛传播的贝叶文化，其不仅局限于书面材料。这些贝叶经是宝贵的资料，其中包含大量的本地知识和智慧，这些知识和智慧是我们的祖先经过数千年的实践和经验而获得的。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贝叶（puskolapoth）仍是整个南亚国家（或者地区）的主要书写材料。到公元 20 世纪，棕榈叶手稿通常被称为贝叶经，它是使用传统的技术工艺结合文化习俗制备而成的，而棕榈叶的嫩叶（*Borassus flabelliformis*）可用于满足这些用途。也有写在贝叶上的书。现存的最古老的书籍，主要由佛教僧侣于 12 世纪篆刻而成，后来也有非专业人士篆刻的。

历史概要

这种贝叶书写系统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末。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里的另一件事。即使到了现在，一个人所属的星座和生病孩子的护身符仍被刻在这些叶子上。通过研究斯里兰卡仍然可以购买到的贝叶经，就可以找到与传统医学、文化习俗、占星术、农业及古代技术有关的大量信息。目前，由于湿度、白蚁、鼠害和一些疏忽大意的人类活动，以及将这些手稿作为古董和艺术品卖给外国人，这些手稿很快就会

① 作者为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② 译者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018 级宗教学硕士研究生。



消亡。贝叶经上的文字和与之相关的传统技术和文化活动，在不久的将来将完全消失（Peiris, 2018）。与此同时，在不久的将来，关于贝叶经的写作以及相关的传统技术和文化活动也将完全消失。在斯里兰卡，这些贝叶经中所刻写的大多数有关土著知识和适当做法是该国现代发展的宝贵资源。为了维护这种古老的贝叶经刻写传统，有必要通过传播制作这种手稿的技术知识，并重新定义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潜在用途来复兴这种古老的传统。公元前1世纪后期，佛教僧侣通过口述传统来向佛教徒传播佛法，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次使用贝叶进行写作。^①本地医生在贝叶上记载了许多处方和本土治愈方法，以保留和保护它们免于灭绝，并世代相传。像僧侣和本地医生一样，当地的仪式专家也通过贝叶传统记载方式保存他们的仪式知识。^②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有很大部分未出版而被当作收藏品，保存在不同的档案中，例如寺庙、私人藏品、政府档案和外国博物馆中（Godakumbura, 1980; Liyanaratne, 1983）。

除此之外，Hugh Nevill（1955年）^③收集了数百本仪式文本，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印度学者，在锡兰（斯里兰卡）为英国殖民大国工作，从历史角度来看，他的工作是最富成果的工作之一。Nevill收集了许多南部（Dondra）地区的仪式文本，并调查了其所构成的年份以及它们与更具广泛意义的南亚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他从斯里兰卡各地收集的2227份贝叶经文本中，包括大约931份仪式文本（Deraniyagala, 1954、1955; Kariyawasam, 1989）。例如，在931份手稿中，大约有500份涉及传统仪式，其中各种神灵都受到赞美，恶魔也得到了供养。一些手稿还描述了今天已不为人知的各种仪式。^④

焦点

本文研究了斯里兰卡南部低地传统仪式专家的Bali Tovil（行星仪式），及其对仪式知识的掌握，特别是占星术仪式知识的掌握。本文所依据的数据为在斯里兰卡南部省的Berava或鼓手种姓中收集的人种学数据，以及与该研究对象有关的档案资料。尽管鼓手种姓在其种姓等级中排名较低，但仍然是基于口头和贝叶经传统的大

① 僧侣在斯里兰卡文本产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他们通过制作、翻译、评论、选集和朗诵的行为来保存和改造佛法（Berkwitz, 2009）。

② Obeyesekere（2013）发现，“本地知识分子”（主要是有文化的村民）把在想象中的或真实的历史事件或过去的事刻写在贝叶上。这些手稿大部分尚未出版，被广泛称为“vitti pot”，即“过去的事”。除vitti pot外，还有一些相关文本，例如bandaravaliyas或贵族家庭的历史，它们是斯里兰卡版本的家庭谱系，在许多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但此处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15世纪后的新科提王国和康提王国的历史及社会组织的宝贵信息，补充了众所周知的编年史。其他此类工作称为kadaim pot或边界书，它们描绘了想象中的国家，其中包含了省和地区的边界。

③ 内维尔（Hugh Nevill）是英国的公务员，他在锡兰（斯里兰卡）服务了近30年。他出生于1848年6月；在英国工作的确切位置未知。他于1865年末抵达锡兰。他曾担任首席大法官的私人秘书，然后被任命为监狱委员会秘书。此后，他经常在马塔拉（Matara）担任地区代理法官，为期大约两个月，或在Balapiti Modera担任代理警司。他于1897年10月死于法国耶尔。他收藏了大约2227份贝叶手稿，其中有932篇诗歌作品。其中911篇由国家博物馆馆长P. E. P. Deraniyagala在1953年整理，并出版了三卷。其被列于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手稿系列中。

④ 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了2400多种手稿，并提供了相关的目录。佩拉德尼亚大学图书馆也有大量藏书，但缺少出版的目录。

量仪式知识和技能的载体及保管人。本文的重点是基于口头和贝叶经基础之上的知识机制的研究，这些机制使仪式专家群体能够一起执行驱魔和治疗的高度复杂的仪式，该岛的南部也因此而闻名。这种仪式的表演体现了非凡的知识和技能的融合，包括敲鼓、跳舞、喜剧表演、雕刻、唱歌、背诵和 yantra（护身符）绘画，关于这些，我将在后面提供更多的信息。对于这种仪式传统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渴望尽可能忠实地再现每一个场合的行为、背诵、序列和表演。仪式之间有重复，今天执行的一种康复仪式与上周和前一周进行的基本上相同。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复发生在几代人的礼仪专家身上，每一位专家都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以便在不同的时间点创建相同的礼仪空间。

斯里兰卡仪式专家（aduro）及其在手稿传统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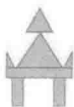
“Tovil 系统”引用了包括 Yak Tovils 在内的南方传统：Mahasona, Samayama, Sanni Yakuma, Rata Yakuma 和 Maha Kalu Kumare Samayama 以及 Shanti Karmaya 仪式：Suniyama, Deva Tovil, Gammaduva, Gara Yakuma 和 Bali Yage 以及不太复杂的 pidenis。Shanti Karmaya 仪式中提供的神灵优于 Yak Tovils 中的恶魔和神灵。在斯里兰卡，各种礼仪专家通过口头和手稿传统延续了大多数赞美各种神灵并招募魔鬼的传统仪式。Aduro 认为这些传统是从同一来源发展而来的，即大约 3000 年前印度人的 yage / homa 祭祀仪式。第一场 yage / homa 仪式是由来访的印度婆罗门在斯里兰卡表演的。关于仪式工作，居住在这些地区的 Aduro 社区保留的传统在具有独特宗教信仰的社会权力中心中得到了发展。Reed (2002) 在康堤 (Kandy) 和 Simpson (1998) 在加勒 (Galle) 工作时，他们的作品揭示了当代国家在乡村和低地传统之间的有趣差异。

Gurunanse 或首席仪式专家教他们的学生舞蹈、歌曲、面具姿势 / 舞蹈、咒语、面具雕刻、杂技、击鼓、阿育吠陀医学、仪式装饰品 (gokkole)、喜剧对话、宇宙学 / 万神殿、诊断、占星术知识和治疗程序，以及所有“大师”的秘密。如此广泛的知识 and 技能，是通过师生关系系统代代相传的 (Simpson, 1997: 47)。^①

Bali Tovil 或行星仪式中的手稿传统

在斯里兰卡，人们普遍相信，根据人的出生时间和地点，行星会对其产生好与坏的影响。在孩子出生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卜，以后在他（她）生活中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要参考这个占卜结果。当一场灾难像一场严重的疾病降临到某人身上时，占卜结果不可避免地会被查阅，如果这个人受到了行星的不良影响，占星家会推荐某种供奉的仪式 (De Silva, 2000 和 Kemper, 1979、1980)。这可能是一个小

^① 在 Berava 仪式专家中，有正式的学徒制，其中有人声称是由特定的老师 (aduro) 教的。这种关系涉及一个男孩在老师家中的居住期，与老师的亲属关系，交换礼物和学生的终生债务。



的像切石灰仪式（*dehi-kāpīma*）或一个大的 Bali 仪式，这取决于情况的严重程度。如果是 Bali 的仪式，他可能还会推荐适合这种仪式的特定类型的场合。占星术在斯里兰卡人生活的各个阶段都是很重要的，Bali Tovil 仪式（或行星仪式）^①都是模仿占星术知识中关于行星的神力量（De Silva, 2000）。

Bali Tovil 或行星仪式用来减轻由于经历了一个糟糕的占星期而导致的不幸或 *apala kcālaya*，意思为字面上的“无福期”。这些仪式的目的是在行星的保护薄弱且受到恶性影响而脆弱性相应较高的时候，为一个人祝福和强化。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 在一个通宵的仪式中向佛、神和魔献上无数的祭品。

Bali Tovil 传统中的大多数占星学知识都来自传统的古典教科书或手稿。^②这里列出了十五种这样的文本：

(1) *Yagalankaraya*

(2) *Rathnalankaraya*

(3) *Posijanankaraya*

(4) *Somigunaalankaraya*

(5) *Chandralankaraya*

(6) *Mahabali nidhanaya*

(7) *Wessanthara Mangallaya*（民间传说）

(8) *Subhasiri Mangallaya*

(9) *Ranakekulu Mangallaya*（最近在 Hatharaliyadda 发现）

(10) *Chandrawatharaya*（佛的颂歌）

(11) *Maha Sirasapadaya*（从头至脚的祝福歌）

(12) *Nawaguna Shanthiya*（祝福歌）

(13) *Maha Yamaka bandana Atakuru Sirasapadaya*

(14) *Lokarathna Malaya*

(15) *Daru Uthpaththiya*（Jinadasa, 2009、2010）

这些教科书用僧伽罗语、巴利语和更多梵语混合编写而成。所依据的占星术的解释图和每个 Bali（图）的形成都在贝叶手稿中有相关的描述。这些 15 世纪的作品经常被联络人引用，为现今的 Bali Tovil 表演提供了背诵模式。

除此以外，还贴有众多的护身符（*yantra*）图表和占星术符号以及有关人员的详细信息。传统上，仪式专家（称为 *Kattadiralas / Aduro*）并未对贝叶经上的 *yantra* 绘画进行精心保存，因而我们所见的文化遗产是零散的。*Aduro* 是祭司，他们从事康复仪式和复仇仪式，同时也是民间艺术家，按照规定的规则准备相关的用具，并

① 在 Bali 的仪式中，行星的主要神灵（*graha*）被召唤和安抚，以抵御其邪恶的行星影响。在斯里兰卡，人们普遍相信行星对人的影响取决于出生的时间和地点（De Silva, 2000）。

② Bali Tovil 被认为起源于佛陀时期的印度北部。联络人在交谈中揭示了仪式所唱诗中赋予仪式起源的事件的场所。无论 Bali 与这个特定地点和时间之间的实际历史联系如何，Bali 都具有悠久而成熟的佛教神话传统，赋予了 Bali 强大的合法性（Simpson, 2004）。